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嶽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彭龜年

子欽

孫沘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子鉉

吳獵

游九言

劉宰

黃復

王遂

黃震別為東發學案

竇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節夫

游九功

周奭

趙善佐

周允已

陳

鍾光忠

張興

父寓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強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樽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吳儆

曹集

蘇權

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

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

高崇 別見鷗山學案

李臺

劉強學

宋姓

子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謙

氏武夷傳全
三傳

二種元城子
文四傳

宋元學

案

卷六十一表

二文瑞樓印行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

程公說

程公碩

程公許

陳概

附兄栗

楊知章

子子謨

李修己

子義山

彭沆

張仕全

范仲黼

蘇在銘

張鈞

師遇

范子長

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朱德之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譙

氏武夷得全
三傳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虞剛簡

從子
統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
汲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楊泰之

平甫講友

父虞仲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寶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為異耳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常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

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為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間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聽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為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與從戴監廟
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岷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
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
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法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
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
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真得聖賢用功緊要
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
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
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追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
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為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
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為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
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為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
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為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濶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甯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為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為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為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

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精習貫通盡得此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于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為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養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為言若以為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為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為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為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為不可易矣且昧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為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為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為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李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為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爽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為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為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

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為太學博士累轉兼嘉正府直講除起居舍人甯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條之下者即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

雲濤紫先生著
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天醴陵人也學者稱為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率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焞代宣公辟為司屬焞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畧復鬱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焞乃大會將士銑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六州八縣盡平焞接于市贈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焞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焞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焞上書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焞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焞罷之焞亦尋卒先生

服闋上書為煇訟寃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為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煇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激浦令以煇寃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煇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向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為和平以不事事為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為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甯宗即位遷校書郎俄除

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徽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冑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畧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為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為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為祗見之謀何苦為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輕易快意尋駁史浩謚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

諜知增成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成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于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為軍費拔董遠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為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冒險要廣召募明間諜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于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冑方銳意尅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為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為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為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瀕于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慰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